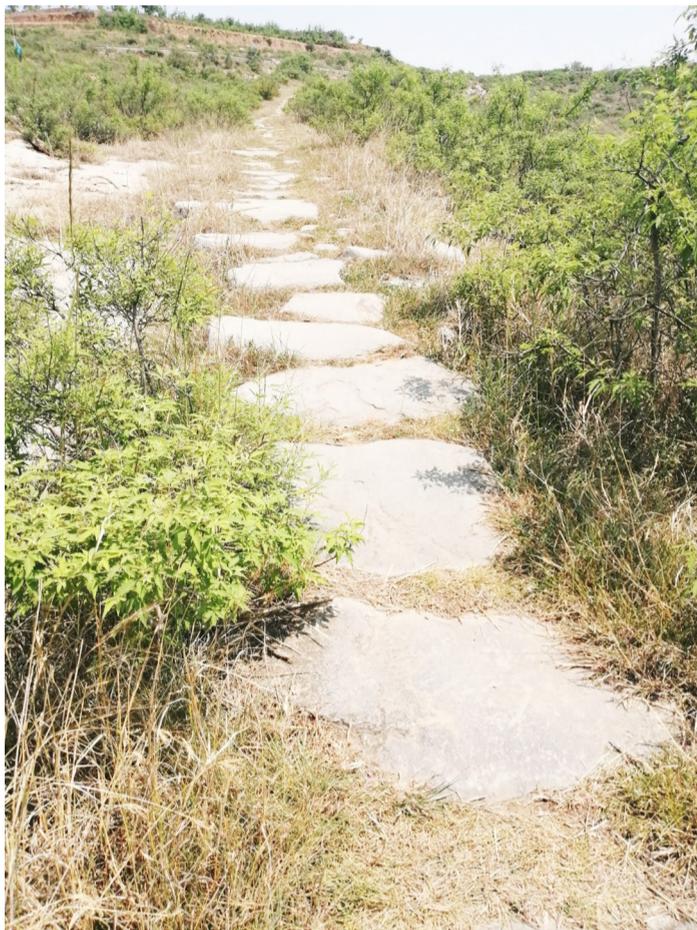


古道抒怀

□ 曹文芳



平顺西通往郟长古道的一段。郭存亭 摄

好久没有走这条古道了！
本来走新路十几分钟的车程，我却走古道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不为别的，只是想走走好久没有走过的这条路。崭新的柏油马路修好后，这条古道就逐渐荒废了，尽管偶尔还有人走走，但是，依然挡不住被野草侵蚀的速度。三十年前这条道路还是当时的主要道路，据说已有千年之悠。古道是黄土铺就，早已被踩的没有松软和泥泞，如同黄土高原上盖房子用的整疙瘩一样坚硬。它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却败给了新时代发展的日新月异。如今就在它的旁边，修起了崭新的柏油马路，甚至长治的环城高速也在它的旁边拔地而起，高高耸立。慢慢地，慢慢地，这条古道淹没在了时空的废墟里。

此刻，也许是因为雪天吧，也可能因为是步行吧！所以脚下还是比较打滑的。走在这条路上，眼里有风景也有回忆。这里是平顺县的西部台地，也可能是黄土高原最东的边缘地带吧！因为从这里向东，就是山的那头还是山了。所以在平顺，能展示出黄土高原风貌的，估计也只有这里了。黄土高原到了这里被雄伟的太行山拦住，于是厚厚的黄土沉淀在这里，呈现很独特的高原魅力。看看这附近的老房子就知道，层层叠叠的黄土窑洞如同青藏高原的布达拉宫一般，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敬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勤劳。

行走在这条昔日繁华的古道上，再也看不见曾经步履匆匆的人们，也没有了驴车、牛车和骡子车，只能在耳边隐约听到昔日这条道上那不时响起的皮鞭声和赶车人的吆喝声；也没有了几十年前还来来往往的自行车，却仿佛依旧能听到那昔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人们的欢笑声。

如今，我行走了近一个小时，路上没有一辆车，也没有遇见一个行人。眼前的这条老路，两侧是高达几十米的黄土。就在黄土下七八米深的地方，曾发掘出唐代的墓志铭石碑，因此可以猜测这厚厚的黄土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吧！而被岁月风蚀过的黄土也在岁月的长河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土林特色。我没去过陕北的黄土地，但是这里的黄土既有高原一般的挺拔厚重，又有万树独立的土林风情。昔日行走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而此刻，总感觉像有魔性一样，总想亲近这土地。我想，这就是故土情结吧！

一个拐弯，眼前出现了风驰电掣的车辆，看着远处的新路和脚下的古道，突然心生感慨。不知不觉中，时代发展好快啊！也就是短短二三十年吧！还记得家里安装固定电话的情景，紧接着还没有来得及用呼机就用上了“砖疙瘩”手机。没几年，“砖疙瘩”手机换成了翻盖儿的蓝屏手机，还记得当时专门买上手机套安装在裤腰带上，特意显露出来有意炫耀的情景。后来，蓝屏手机换成了彩屏手机，后来就是多媒体智能手机，变化之快让人们来不及适应而变得麻木。想来聊天软件又何尝不

是？人们刚刚适应了QQ聊天，分享空间日志，微信便又铺天盖地而来。依然记得朋友给我微信转账自己不会提现而苦恼不已的情景，如今这样的事情被提及已成为一个笑话。人们根本没有细想，便被时代发展的巨轮裹挟着滚滚向前。我们甚至连怀旧都来不及，就去追赶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如今，海量的短视频如潮水一般涌向人们的缝隙时间，也很少有人能够在悠闲中去仔细观察和发现曾经的老时光了。

此刻，我彻底告别这条古道，走上了柏油马路。回首驻足，凝神静息。路旁的荒蒿随着北风摇曳，大地一片茫茫。冬日，干树枝显示出的落寞会因为春天的到来而再现生机勃勃。那这条古道呢？还会再现曾经的车水马龙吗？眼前，浮现出古道的雪地里行走着那个孤寂的身影，一路行来，却无相遇之人，我向自己挥手之后，缓缓离开！

花坡，一个百花盛开的隐喻

(组诗)

□ 吴华

雾里看花

吞云吐雾一点都不夸大其词
浓郁的雾迟迟不肯走散
俯下身触摸一下美丽的心跳
说出它的冷艳，高贵
白色代表纯洁，呈五个边缘形状
黄色的温暖和柔和是它的一点坏脾气
只有热情的红色听出了它内心的狂热和悸动

七月的律动在群花深处。绿色的草甸蕴藏着不可名状的力量
有一个像我那样放牧草原的人曾经来过
躺在云朵一样的花丛中
留下他细细的热爱

放牧

今生做一匹马放牧在这片辽阔
是一种奢望
或者长成无芒雀麦，漏芦，紫花地丁的模样
任由蝴蝶飞虫的开采
把潮湿，博大，新鲜，神秘放牧于内心
试图说服自己的忧郁和突如其来的悲伤
牧马人依旧吟唱自己心中的黄土坡
这里的民歌曲调像花草树木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坐在望远亭

坐在望远亭突然想你。想你留在花丛中的一枚硬币

或许，你将它当作寻觅一个人的著草
以正反两面占卜他途经在哪个十字路口
花坡依然在微雨中犹抱雾霭遮面
山顶有个望远亭
被持续不断的细雨打湿
而凝视过深渊的人从来不被细小的缠绕所左右

他在雾中看到了远方转动的风车
一身洁白的衣裳
像看到了他的亲密爱人
他要把自己和以前她遇到所有的苦难统统钉在十字架上
作为一份共同的礼物送给花坡上所有的小精灵们

然后，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梦。缓缓地小心翼翼地爱

花依旧

看不到远处的轮廓，花依旧在脚下努力生长
身边残留着经年褪去枝丫的痕迹
但一朵碎花仍然以自己微薄的力将稀少的火焰高举
此花未老，一个登上山顶的人变老了
他在风里咳嗽，唏嘘自己是个被故乡遗弃的人

后背崎岖的山路，蜿蜒在云雾里
他只有攥紧手里的群山才能安慰自己虚空的躯体

这是花坡，不是故乡
花坡的北风吹着宏大的山河
更加荒芜
只想和自己说没关系
当万念俱灭之时
任何惦念和失败都将付之东流
雨中放牧的黄牛擦身而过
似乎像父亲，努力修补我身上的伤疤